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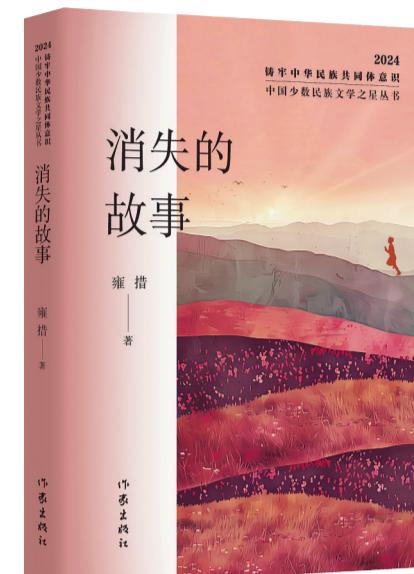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评 论

以文字重构一个村庄

——评雍措散文集《消失的故事》

□次仁罗布(藏族)



《消失的故事》，雍措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1月

我喜欢上雍措的作品，是在她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时。那时，作为《西藏文学》的编辑，我恰在那段时间收到了一篇题为《凹村》的小说。初读这篇小说，我被那种冷厉、硬朗、剔透的文字所折服，暗暗惊叹作家的文采，同时也在佩服那些富有哲理的句子。这是雍措作品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说实话，那时我还知道作者是男是女。光读作品，我心里一直认为作者是个男的。没过多久，西藏作协跟甘孜州文联，在拉萨为两地获奖作家开了个座谈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雍措。出乎我意料的是，雍措竟是一名温柔的女性，这跟我在阅读中感受到的那种风风火火与凛冽的文风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自那次拉萨的相见之后，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如今。每次我跑到康定，都要跟甘孜州的作家们相聚在一起，整晚畅聊文学，一点也不知疲倦。雍措是每场聚会必在的，在更多的接触中，她给我留下了开朗、乐观的印象，可在她偶尔愣神的刹那间，我又从她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丝忧郁。也许这些都是我的一种错觉，但对我雍措的文学创作始终持一种观点：雍措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我在2016年读到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凹村》时，就说过类似的话，至今我都没有改变过这种观点。

藏族文学史上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雍措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位，我甚至想用“独树一帜”来形容她。雍措在作品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不是像很多作家一样只是在描摹和呈现。她的小说世界荒诞却真实，而且充满诗意。从这一点来讲，雍措的未来更加地辽阔，雍措的文学世界更加地绚烂。

散文集《消失的故事》再一次让我感到震撼。虽然雍措依旧以“凹村”为根据地，展现那里的日常生活、乡土风情，可与以往的凹村抒写不同的是，这部散文集是一群像，掺杂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的是凡凡俗子的孤独与疼痛。在这部散文集中，雍措将时代背景模糊化，凹村里发生的那些变化，很

时，她终于笑了。雍措虽然写得很隐晦，但我读到了在凹村作为女人的命运。直到阿妈生出一个男娃，她才觉得生出了一个人，足见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小村庄里有多么卑微，足见偏僻山村里男尊女卑的思想有多么根深蒂固。这是一个有关孤独，但又有些许温度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似乎都没有对错，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一片荒漠。在荒诞中，雍措让我们看清了过去的现实。

阅读雍措的作品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映现着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两者有相似之处，只是奈保尔的故事中留下了幽默与些许的光亮，雍措却用一种决绝和冷酷，让我们感受到了凹村的孤独和每个人的疼痛，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雍措永远耕耘那片邮票大小的村庄，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叫凹村的地方、凹村的社会组织、凹村的一群众生，重构了一个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村庄，但我们始终确信有这么一个村庄，因为所谓的这个凹村，熔铸了当下中国许多乡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雍措的语言也是极具特色的，这部作品里有许多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字，比如：“它们站着做梦，走着做梦，叫着做梦，梦被它们的身体和叫声举得高高的，拉得长长的，只要它们经过的地方，都有一只羊留下的梦。站着做梦、走着做梦、叫着做梦的羊，把一场自己的梦，从家门口铺向山顶，铺向草原，它们在梦里早早修建了一条通向凹村、通向草原的路……”我在这里不再赘述，请读者们自己去阅读，去感受。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雍措获得花城文学奖的授奖词来为这篇文章结尾，因为这也十分恰当地表达了我对雍措最真实的看法：“雍措的写作入乎凹村之内又出乎凹村之外，体现了尤为开阔的散文精神，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探求存在之思，观照现实命运。文体探索与思想深度相融合，民族表达与共通体验兼顾，更新了读者对康巴文学的期待。”

(作者系西藏作协主席)

■创作谈

我还是想说说我的父亲。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凹村有几类手艺人最吃香：石匠、铁匠、砌匠、木匠。别看这几类人平日里穿着朴素，灰头土脸，头发永远跟鸡窝似的，但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得到村里人的尊重，好酒让给他们先喝，好烟让给他们先抽，好路让给他们先走。村里人跟这些有手艺的人说话，总是讨好着说，生怕哪里没说对得罪他们，以后自己家遇事，得不到他们的帮衬，活儿摆在那里略得自己心里不好受，白白让旁人取笑。

我父亲不是手艺人，但我好面子，只要有陌生人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都会把父亲往手艺人上面靠。我会自豪地说：“我阿爸是泥巴匠！”什么是泥巴匠呢？其实就是一个背泥巴的人。这种人服务于砌匠，话说得透点，就是给砌匠打下手的。在那个年代，凹村这样的人不少，但老老实实、忠忠诚诚地干了一辈子的人，却只有我的父亲。

也许是沾了砌匠的光，也许是父亲像牛一样的埋头苦干得到了认可，全村老老小小的人们都尊称父亲为“四爹”。从此“四爹”的名字覆盖了父亲真正的名字。就是在如今，有人再提到父亲，很多人都会说，四爹是个好人，四爹以前给我们家帮了大忙，你看我家这座泥巴房都是四爹帮背的泥巴……

在那个交通不方便的年代，凹村很多家修的泥巴房，都有父亲付出的劳力与汗水，它们屹立在凹村的大地上，就像父亲的另一个躯体一样，站立在那里，历经时代的风雨。

父亲的生命很短暂，40多岁就离开了我们，那年我11岁。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深刻地面对亲人的“消失”。对于父亲的突然离开，我心里最多的情绪是怨恨。我恨父亲费尽心血地去救人而丢了性命，我恨父亲为什么一辈子都想努力活在别人的夸赞中而忘记自己，我恨父亲最后离开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给我们，就在这广袤的人世间彻底消失……

至此，那条父亲摔下悬崖的狭窄小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从那时起，我常常做一个重复的梦，梦到那条狭窄小路。梦境中，有时我梦见自己快走到那条狭

消失，或许是另外一种生长

□雍措(藏族)

窄小路时，突然出现一只怪物而把自己吓醒；有时我梦见很多人在那条小路上自由地行走，唯独我一走上去，小路就在我的脚下垮塌；有时我梦见自己好不容易在那条小路上走了两步，却一个不小心坠下了悬崖；有时我梦见自己悬挂在那条小路下方惊呼救命……

无论怎样，在梦境中我从来没有顺利地通过那条父亲摔下悬崖的小路，而这个令我沮丧、惊恐、绝望的梦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从最先害怕做这个梦，到慢慢适应这个梦，再到最后如果有段时间不做这个梦，就觉得生活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这个梦无微不至地陪伴着我从童年到中年，从懵懂到成熟，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许梦就是父亲，父亲无法在现实中陪伴我成长，就换了一种方式在我生命里留下印记。当明白这一切的那一天，我泪眼滂沱，跑到父亲在西坡的坟前，向他哭诉，向他道歉。那天西坡的风很大，呜呜地鸣叫，父亲坟头的枯草被凛冽的寒风刮断了几根，我在风中对父亲说：“谢谢你阿爸，谢谢你默默地陪我长大成人，你已经尽到了一位父亲该有的责任，以后你就别操心我了，去自己想过的生活吧。”

自那以后，我就很少做那个梦了。最近几年，那个梦彻底在我的生命里消失。偶尔我会很想念那个梦，但随即又在心里数落自己：“你这家伙，就不能让阿爸省省心吗？”

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了，消失不一定是消失，消失或许是另外一种生长。

《消失的故事》这本散文集，我写了30多个有关消失的故事，在树洞里消失，在石头房里消失，在地底下消失，在说着的话里消失，在阿妈的眼神里消失……这些消失是真的消失吗？在创作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分明感觉到了这些人和事物在我笔下的蓬勃生命力。他们牢固、坚定、不屈不挠，他们粗糙、内向、温柔可爱，偶尔我和他们离得最近的时候，我甚至仿佛能听见他们的心跳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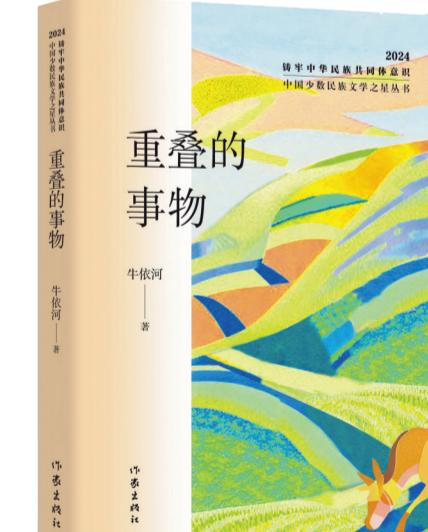
这本散文集是我对凹村的深情表达，当然，我写作的目不止于凹村，还包括对整个藏地以及所有生长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的农村的描写与呈现。

最后我还想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存在，而消失或许是生命存在的另外一种方式。

■创作谈

与万物重叠，还原本真与原色

□牛依河(壮族)



《重叠的事物》，牛依河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1月

我自写下“重叠的事物”这几个字的那刻起，诗歌把我和万物之间缝合得更加紧密，我在内心构建起一种诗意：当万物与我重叠，我便成了万物的顏色。我面对万物，如同面对一块画布，不断地往上面涂抹各色颜料，一层覆盖一层，像野草覆盖了野草，风席卷着风，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碎片吹向远处，或更近的自己……就像飞翔的鹰和飘浮云朵向地面投下移动的影子，我始终在寻找最适合的方式和角度，完成我心灵的描述。

所以，我将过去的与当下的“桂西北”进行解构，重新从这片土地上的自然风物与情感维度中提取出可感的物象创造为意象，构建出属于我自己的诗歌意境。由此，那些大地上的喀斯特群山、石头、悬崖、河流、野草、山羊、稻穗、果实、铜鼓、木棉、迷雾、歌圩，以及行走在壮乡瑶寨图景中的乡人们和他们的生死离别在我的思考中发光，进而凝结成一粒粒闪耀着光芒的文字，在纸上、在诗歌中站立起来。在这解构和建构之间，我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通往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离开故乡，漂泊多年后，我终于在南宁落地生根，离故乡说远不远——但谁能说“远”只是一种物理距离呢？它更应该是一种心理距离，一种延伸至思想和记忆深处的、深不可测的距离。是的，我内心的根须总是不由自主地向远离城市的那片土地深处延伸。我总会将城市和故土进行比照，一颗心也同时在两个地方之间生长。以前我在喀斯特群山之间的乡村行走攀爬，现在是在城市高大的楼宇间乘梯上下，有时，我也在这两者之间驱车往返，以缩短物理和心理上的距离。太阳总是在群山与楼宇之间反复升起落下，多么相似的场景啊，它们在我的思想中重叠，生发出奇妙的情感。

长大后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人，我目睹了山乡和城镇的巨变，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但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我的内心却保持了一种原始的“慢”，或者说“笨拙”。这种节奏应该源自自生养我的那片乡土；你看那缓慢的炊烟，田埂上慢行的人，坐在院子里剥豆的老者，田地里拉耙的牛，远山上慢慢吃草的羊群……这些慢，造就了我的“慢”，以至于我钓鱼时提杆都慢半拍。于是我写下了“慢是一种天赋”这样的语句。在“慢”中，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细微观察周遭的人、事、物，去延展更广阔的思想，去完成更多的思考，去对自心灵进行更细致的探幽、梳理和确认，以发现幽微之处闪烁着的、我们容易忽略的微光。

——我要写下它们！
在时代的洪流中，作为一个在农村

行时所需要的一种姿态。

有时候，面对熟悉的事物，现实与虚构把我逼向两难的境地。现实中的事物与我想象中的事物，我到底更爱哪一个？我不知道。似乎诗歌也并不能给我什么答案，而是制造了更加深远的问题。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不影响我对“爱”的确立，我所写下的诗句，让它们有效地凝结在一起。我现实中已经失去的那一部分内容完成了转化，形成心灵体验和生命经验，重新在诗歌里得以重现，而我当下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成为它们有效的参照物，它们之间对立、冲突，或交叉、融合。想象照进了现实，让我的书写更加具有动感。

情感时而是一股激流，时而是一脉缓流。当我在熟悉或陌生的八桂大地上游走，面对眼前的河山时，我写下了“大地的演奏”，体验着自然山水、地理风物所带来的美妙和深邃。我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爱这座大地的钢琴，她在祖国的南疆/用水弹奏巨石做的琴键”(《一座大地钢琴的演奏》)，我想用更多简练的语言去描绘这片土地的自然图景，因为，我对它们充满敬畏，并愿与之共生。

“重叠的事物”“慢是一种天赋”“大地的演奏”——我之所以给我的诗集《重叠的事物》分成三辑，是想对自己的诗作进行更加清晰地归纳。它们本来就是我对这世界的一种投射，是对心灵的一种揭示。但是，它们也可能造成一种遮蔽，无论我如何对它们进行呈现与归纳，总有一部分情感是被抑制和隐藏的，那些不完全表达的部分，就让它们在诗歌里自由出入吧，或许，它们会在下一首诗中得以揭示。

是的，在完整或不完美的存在物中，我试图通过思考、交汇、融合，在诗歌的意境中与更多的事物重叠，以发现它们更多的本真与原色。

■评 论

“80后”壮族诗人牛依河出生于喀斯特群山环绕、红水河穿越而过的桂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壮族、瑶族、毛南族、仫佬族等多民族和谐聚居的文化环境，为牛依河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感。诗集《重叠的事物》是诗人执着于抒写和表现多民族生活的绚丽结晶。在这部诗集中，我读到了诗人对现实生活 的细察、对八桂风物的热爱，更感受到诗人们对各民族同胞的深挚情感。

诗集《重叠的事物》共收录诗歌160多首，分为三辑。第一辑“重叠的事物”主要以民族融合的生活场域为背景，抒写了诗人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担当。牛依河用《重叠的事物》这首诗的篇名作为书名和第一辑的辑名，也许正是想表达对所热爱的事物、所心怀的情感的叠加与融合之意：

“一块石头与我重叠/有来自大山的静默/一条河与我重叠/是我身上的动脉/一株野草、一串稻穗、一个苞谷、一枚果实/是我画在大地上的颜色”

“石头”“河”“稻穗”等事物都是诗人的生活的桂西北地区常见的事物，作为诗歌意象，它们是诗人对这片土地深情的表达。当万物与“我”重叠，“我”也便成了万物的颜色。在《一盘好棋》中，诗人更直接地表现各族人民和谐相处的欢乐情景：

“他们可能是老覃、老黄、老韦、老蓝、老卢……/来自不同的地方，成为近邻/他们说壮话、普通话、土白话、瑶话、平话……/各操各的方言，却不妨碍交流”

“多好的一盘棋呵/一群鸟雀在他们头上的枝叶间/和着人声，叽叽喳喳好不欢快”

诗人通过下棋的场景，营造了团结欢快的生活氛围。《石头里的脸庞》《甘蔗甜》《河流之上的图腾》《路上的木棉》《赶歌圩》《抚摸一面古老铜鼓》等诗，亦借助自然意象和民俗文化意象表达出一种不可分割的民族情感，把各民族和谐相生的日常生活图景注入民族地理空间之中，从而建构了一个民族团结和谐的精神认同空间。

作为在农村长大而后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当代青年，牛依河见证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变。诗集的第二辑“慢是一种天赋”展现了城乡生活变迁中诗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特质，通过对周边人、事、物的细微观察，表达了对现实生活 的欢欣之情。在《早晨，一个盲人坐在花下》中，诗人写出了“盲老头”所感受到的温暖：

“这美好事物的本体和喻体/若即若离，摇曳在/盲老头看不见的晨光里/那孩子突然叫起来/爷爷快看，太阳出来了！/盲老头可能从没见过朝阳/他侧着脸，说/是啊，好暖！”

诗人通过盲人的特殊感受表现了积极的生活态度。“盲

情感交融的和谐奏鸣曲

□石一宁(壮族)

——评牛依河诗集《重叠的事物》

“那么多年了，却一刻不停，在静止的石头上/为丰收，为神明，为祈愿美好生活/进行一场永不落幕的舞蹈”(《花山歌》)

花山壁画上跳蛙舞的人群，是壮族祖先的身影，他们的舞蹈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我不知道，我所穿越的这座喀斯特溶洞/是不是我所想象的，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长生的愿望”(《长生洞之问》)

喀斯特地貌典型的溶洞景观，由于其形成时间之久远，便有了长生的寓意。诗人以简练的手法描绘出桂西北独特的自然景物，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诚然，诗集《重叠的事物》凝结着牛依河诗歌的独特艺术个性和审美价值，它更是民族文化风貌和诗人精神世界的呈现。多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情感旋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强音，在诗集中交融回荡，奏响了一首和谐奏鸣曲。

(作者系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